

依稀記得有人說過，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，那麼，喜歡船，大概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。

船越小越迷人。記得最清楚的船，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。多半的時間，都泊在門前的一顆柳蔭下，那條小河，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，寬僅丈餘。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。河水太靜了，浮萍生得一層又一層，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，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，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攏在凝碧中的小舟。夏天，太陽再大，也曬不到它，只餘得金光點點。船拴在樹幹上，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却沒有，只能抓牢一把垂柳，輕輕的來回盪幾盪，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，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。有時什麼也不做，悄悄的躺在船裏，聆聽隱身在柳枝裏的蟬鳴，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。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，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，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，總有點輕微的起伏，彷彿母親的胸脯。

小河很曲折，通到什麼地方，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，不得而知。每次看到別人興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，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，笑聲也漸漸的遠了，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。

差不多的小船，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，好像很窄，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。船身雖小，喫水却很深，趴在船邊，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。船上有槳，也有竹篙，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，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壠也就行了，用槳的機會很少，水真是清得可以，船首掠過，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裏的游魚，大大小小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，箭一般的四下裏迸射開去。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，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，看游魚你爭我奪，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裏。

兩岸的稻田別有景致，因為河道低，田坪高，於是重重青碧碧的禾苗便直接以青空白雲為襯底了，說也奇怪，就是那麼一程又一程的碧綠，怎麼也看不膩。偶爾有一兩隻白鷺滑翔而降，怎麼停下却看不到了。若是到了快收成的時候，燕子特別多，燕子能飛又能叫，也許是因為在空中的關係，叫聲聽起來非常遙遠，一層一層浪濤般的傳入耳鼓，那一片天空，全都是屬於燕子的。